

王禹偁《小畜集》版本源流考

侯佳

摘要:王禹偁是北宋诗文革新运动先驱,曾自编《小畜集》30卷。此集祖本为南宋黄州刻本,明代分化为野竹斋藏本、小草斋抄本两系统。野竹斋藏本为现存最早足本,后世重要传本多出于此。小草斋抄本据宋刻抄录,更接近原貌。清代版本中,宋刻配抄本中吕氏补抄部分、赵氏刊本分别出自小草斋抄本、野竹斋藏本,因被《四部丛刊》《四库全书》收入而成为通行版本。闽刻“外聚珍”本综合了两个系统,文字最为可靠。

关键词:王禹偁;《小畜集》;版本;考证

中图分类号: I20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0751(2023)11-0162-07

王禹偁为宋初诤臣,屡掌制诰,有《小畜集》传世。关于此集版本情况,徐规《王禹偁事迹著作编年》首次提及,祝尚书《宋人别集叙录》(以下简称《叙录》)、王岚《宋人文集编刻流传丛考》(以下简称《丛考》)又有论列,功莫大焉。但限于条件,重要版本未及三位先生经眼,且《叙录》与《丛考》考证群集,疏漏难免。此集版本研究仍存以下问题:一是抄本源流缺乏梳理。此集传本多为抄本,传承复杂,钩沉源流才能判断诸抄价值。二是重要刻本的源流尚未明晰。如赵熟典刊本与《四库全书》本是何关系,闽刻“外聚珍”本是否出自《永乐大典》等,仍未有确论。三是重要抄本未能深入研究。如野竹斋藏本、小草斋抄本为版本系统中重要环节,但二者从未被细致探讨。王禹偁是宋初文坛坐标式人物,《小畜集》是重要的宋代文学史料,只有解决以上问题,方能展开整理。故本文考辨此集版本源流,敬乞方家教正。

一、《小畜集》在宋代的结集与刊刻

王禹偁素慕乐天,亦自重其文,晚年自编文集,成《小畜集》30卷,并作自序云:

因阅平生所为文,散失焚弃之外,类而第之,得三十卷。将名其集,以《周易》筮之,遇乾之小畜。……小畜之象曰:“风行天上,小畜,君子以懿文德。”说者曰:“未能行其施,故可懿文而已。”是禹偁位不能行道,文可以饰身也。集曰《小畜》,不其然乎!^[1]

由此可见,“小畜”之名出自《易》之“小畜”卦,作者以此为集名,意在修文畜德、修辞立诚。今览此集,各卷以文体分类,篇目大抵按时代次第,与自序所述“类而第之”吻合,则流传虽久,盖体例仍留其旧,大致为自编原貌。故《小畜集》亦是研究王禹偁文体观念、生平行迹的第一手资料。

自序称《小畜集》编于咸平二年(999年),实则并非成于一时。王禹偁至道二年(996年)作《还杨遂〈蜀中集〉》,有句云:“近令编缀《小畜集》,谪官诗什何纷如。”^[1]⁹¹可见,王禹偁编集应始于此阶段。成书后,次子王嘉言曾手抄一部。刘颁《赠兵部侍郎王公墓志铭》称嘉言“手写翰林《小畜集》三十卷,藏于家”^[2]。《小畜集》在北宋是否付梓,史料阙如。宋初林逋曾读此集,林、王二人同时,但无交游^①。可见《小畜集》成书后旋即通行,似刻本更能广泛传播。王禹偁辞世几十年后,曾孙王汾哀集

收稿日期:2023-06-16

作者简介:侯佳,女,文学博士,河南大学文学院讲师(河南开封 475001)。

遗篇,编成《小畜外集》20卷,今存绍兴年间刻本(日本静嘉堂文库藏)。南渡初即刻印《外集》,《小畜集》早于《外集》且更重要,更应有雕印之举,故此集应有北宋刻本。《崇文总目》著录《小畜集》30卷,则此集应为北宋馆阁所藏。然靖康之难,图籍荡然糜遗,北宋本亦流散不传。

绍兴十七年(1147年),黄州知州沈虞卿为彰王禹偁功绩,刻印此集并作序:

内翰王公以文章道义被遇太宗皇帝,视草北门、代言西掖,眷接优隆、声望最重,咸谓咫尺黄阁矣。偶坐事左迁,咸平初来守齐安,在郡政化孚洽。……平生撰著极富,有手编文集三十卷,名曰《小畜集》。其文简易淳质,得古作者之体,往往好事者得之,珍秘不传,以故人多未见。虞卿假守于此……因以家笥所藏《小畜集》善本,更加点勘,鸠工镂版,以广其传,庶与四方学者共之。[1]211

沈序称此集世人多未见,则北宋旧本在南宋初已罕见。沈氏所刻《小畜集》为现存最早版本。南渡初有令,州府刻书须申报上级,故沈虞卿依令申状有司如下:

黄州契刊诸路州军,间有印书籍去处。窃见王黄州《小畜集》,文章典雅,有益后学。所在未曾开板,今得旧本,计一十六万三千八百四十八字。检准绍兴令,诸私雕印文书,先纳所属申转运司,选官详定有益学者,听印行。除依上条申明施行,今具雕造《小畜集》一部,共八册,计四百三十二板……[1]211

申状云“所在未曾开板”,应指黄州此前未刻印《小畜集》。王禹偁曾知黄州,政声彰著,世称“王黄州”,故黄州开版刻印其集,有政治文化多重意义。绍兴十四年(1144年)有令,州府刻书应呈缴秘书省^②,故南宋秘阁应收有此本。黄州本亦通行于民间,《郡斋读书志》《直斋书录解題》均著录此集。前者成书比黄州本晚二三十年;后者成书比黄州本晚七八十年,皆距黄州本未远,且旧本稀见,两私目所录当为黄州本。此本今存10卷(卷12—16、卷18—24,其中卷14、16、18、19、24为残卷),11行22字,白口,版心上标卷数,下记页次、刻工,遇“皇”“御”等提行,“徵”“桓”“构”等缺笔。其余脱文由清初吕葆中补抄,补抄行款同黄州本,版心下标“吾研斋补抄”。全帙8册30卷(国图藏),首为作者自序,次总目,每卷有分目,录诗426首,文232篇,末附黄州申状、沈氏序。吕氏于卷尾补入谢肇淛小草斋抄

本跋语,则补抄部分当出于谢抄。谢跋后有黄丕烈跋语,记得书经过、校勘情况。《四部丛刊》重印本据此本影印,附张元济札记。为方便表述,以下称此本为“宋刻配抄本”。

二、《小畜集》在明代的传抄

明人贬抑宋诗,明中期后尤甚:“明自嘉、隆以后,称诗家皆讳言宋,至举以相訾警,故宋人诗集,度阁不行。”^[3]《小畜集》于明代未见刊刻记录,现将所见明抄本考论如下。

(一) 野竹斋藏本

野竹斋旧藏抄本(静嘉堂文库藏)简称“野竹斋藏本”,6册30卷,11行22字,无格。卷首无自序,仅录沈氏序,后次总目,各卷有分目(卷7—11无),卷尾录黄州申状。卷中保留宋刻提行,卷7—8版心录刻工姓名(有顾滂、郭敦、彭世宁等,同黄州本)。卷尾有岳西道人跋,称得书于沈与文。

此抄本为现存最早足本,然流失异邦,著录多疏误,有两个问题需澄清。一是此本抄写者并非野竹斋。野竹斋为嘉靖间吴郡沈与文的藏书处,亦有抄本传世。故大多论著认为此本为野竹斋抄录,皆作“野竹斋抄本”^③。但野竹斋抄本在版式上有明显标志,如国图藏野竹斋抄本《太平广记》《嬾真子录》《负暄野录》边栏右上角均印“吴县野竹家沈辨之制”,版心皆上印“吴郡沈氏”、下印“野竹斋录”。此抄无任何专属标志,仅有沈氏藏印6方^④,只是沈与文所藏旧抄而已。二是此本并非据黄州本影写。国内了解静嘉堂藏书主要凭借日方所编《静嘉堂秘籍志》,其中著录此本为“影宋抄本”^[4],故世人多以为此本据黄州本影抄。但笔者将二者对勘,发现颇有异文,略举卷12几例异文。详见表1、表2、表3。

表1 形近之异文

篇名	黄州本	野竹斋藏本
《谢宣赐御草书急就章并朱邸旧集歌》	乍似蛟人泣下珠无数	年似蛟人泣下珠无数
《对雪示嘉祐》	开卷免对古人羞	开善免对古人羞
《乌啄疮驴歌》	鬪猪整毛坐吾屋	鬪猪擎毛坐吾屋

表2 音同之异文

篇名	黄州本	野竹斋藏本
《送姚著作之任宣城》	闲坐蓬瀛挥玉柄	闲坐蓬瀛辉玉柄
同上篇	至今清话玉堂中	至今情话玉堂中
《还扬州许书记家集》	李洞恸哭昭陵休	李恸恸哭昭陵休

表3 形音义俱不同之异文

篇名	黄州本	野竹斋藏本
《送晁监丞赴婺州关市之役》	张生狂醉恋扬州	张生红筭恋扬州
《谢政事王侍郎伏日送冰》	怒蝇休向笔端飞	怒蚊休向笔端飞
《乌啄疮驴歌》	岂唯取尔饥肠饱	岂唯取尔饥原饱

通过对比可以发现,表中加点的异文之处明显是野竹斋藏本误。

此外,野竹斋藏本未收作者自序,如据黄州本影抄,断不能少自序,其所据底本应晚于黄州本。或因其版心偶见黄州本刻工,陆心源《皕宋楼藏书志》误判为“明影宋本”^[5]。《静嘉堂秘籍志》据陆氏旧目所编^⑤,故以讹传讹。解决以上问题,方能正确评价此本。野竹斋抄本向来有名抄之誉,又据宋本影写,价值倍增。如仅凭目录了解此本,只能被误导。此本实则为辗转传抄,不是黄州本的精审再现。

(二) 小草斋抄本

谢肇淛小草斋抄本(国图藏)简称“小草斋抄本”,6册30卷,10行20字,黑格,版心标“小草斋抄本”。首为作者自序,次总目,详录各卷篇名,每卷无分目,卷尾录沈序及申状,末附谢肇淛跋语:

予少时得元之诗文数篇,读而善之,锐欲见其全集,遍觅不可得。既知有板梓于黄州,托其州人觅之又不得。去岁入长安,从相国叶进卿先生借得内府宋本。疾读数过,甚快,因抄而藏之。……万历庚戌三月望日晋安后学谢肇淛敬跋。^[6]

谢肇淛(1567年—1624年),号小草斋主人,福州长乐人,万历二十年(1592年)进士,官至广西左布政使。“相国叶进卿”即内阁首辅叶向高^⑥,叶、谢俱为闽人,同仕京中,谢氏得借内府藏黄州本抄成此本。

此本最值得重视,原因如下。首先,此本径录自黄州本,文字相对可靠,可正众本之误。且谢氏博学能文,小草斋抄本“最为藏书家所秘宝者”^[7]。以卷5《东门送郎吏行寄承旨宋侍郎》为例:王禹偁至道元年(995年)六月谪滁,翰林学士承旨宋白为其送行,遂作此诗。此本“丈人况知己,振拔在举场”句,野竹斋藏本系统皆作“举扬”。王禹偁举进士前有《投宋拾遗书》投赠宋白以求见知^⑦,似“举扬”亦通。然考二人交契,王禹偁太平兴国八年(983年)进士及第,时宋白知贡举^⑧,则“振拔在举场”更符合二人座主与门生关系。又有“回望银台门”句,其余抄本作“回望银台间”。唐代翰林院在右银台门内,古人有翰林院经历者,常以银台门指代翰林院^⑨。王禹偁由翰林学

士贬滁州,“银台门”之典既符合其仕宦经历,又反映了词臣情结,如作“银台间”则意味大减。以上异文皆形相近、意两通,且此卷黄州本已佚。后世传本中,野竹斋藏本系统最庞大,讹误亦愈广,故小草斋抄本尤为可贵。其次,此本文字较为完整,可补诸本阙文。此本卷5《射弩》有句“笑拥白玉妓”“料兵如转丸”“痛念边事艰”“临风自慷慨”,野竹斋藏本依次脱“笑”“如转丸”“边事艰”“临风”,以空围标出。有些清抄本则连空围亦脱,遂与下文连抄致文意不通。又如卷6《一品孙郑昱》之“滥觞发洪源”“入相又出藩”“改号一何尊”“布衣老丘樊”句下均有作者自注,计百余字。野竹斋藏本自注脱37字,后世众本则更茫昧,以上处小草斋抄本皆粲然可观。再次,此本保存了作者自序。自序是了解成书缘起、过程最重要的文本,价值不可替代。黄州本此部分散佚,野竹斋藏本虽早,但脱去自序。幸赖此本,自序才免于湮灭。最后,此本抄工精良,是诸抄中最善者。全帙以小楷抄成,为谢氏手迹。谢氏颇工楷书,徐燊称其笔格“以钟、王为宗”,又“各有其态”^[8],然谢氏传世多行草,其子谢景称:“先大人书法……独真书最少,即不肖杲亦罕见。”^[9]此抄字画端楷,秀润疏宕,对于研究古代楷书亦有裨益。

小草斋抄本虽然可贵,却长期被忽视。盖因稍早的野竹斋藏本被误作影宋本,宋刻配抄本被《四部丛刊》收入,最为流行。但二者均不及此本:野竹斋藏本校勘价值不及它,宋刻配抄本大半为清人补抄,时代晚出。总之,此本应被充分肯定和利用。

(三) 天一阁旧藏抄本

天一阁旧藏抄本(浙图藏),3册30卷,11行22字,黑格。卷首有张宗祥题识,称曾以经钜堂抄本校此本,但未校完。首页钤“天一阁”“东明山人之印”白文长印。卷首为总目,各卷有分目,卷尾录黄州申状、沈氏序。盖因版式同黄州本,《天一阁明抄本闻见录》称此本据黄州本抄录^[10]。但其文字与黄州本差异较大,而与野竹斋本接近。如野竹斋藏本卷30《监察御史朱府君墓志铭并序》第5页末文字为“夷僚相率守阙”,后脱去“乞留优诏……则不问其”460字计两页,此本亦脱此两页。从整体上看,此本抄录草率,应晚于野竹斋本。

除了以上三种,尚有见于著录但未见的明抄本。傅增湘曾见一明抄,11行20字,有“叶氏藏书”朱文方印^⑩;《绛云楼书目》著录《小畜集》4册;《汲古阁珍藏秘本书目》著录《小畜集》影宋抄本8册,有赵琦美、钱谦益批校,似已散佚。此集传世明抄本或据

黄州本,或据黄州本后旧抄,弥补了宋刻稀见的缺憾,使《小畜集》能在明代延续生命,免于散佚,亦是清代诸本之底本。

三、《小畜集》在清代的刊刻与传抄

此集传世清抄计十余种,多抄于乾隆前。乾隆后有刊本3种:分别是乾隆二十五年(1760)赵熟典刊本、光绪二十年(1894)福建刻“武英殿聚珍版书”本、光绪二十五年(1899)广雅书局本。广雅书局本据福建本翻刻,故详论前两种。

(一)《小畜集》在清代的刊本

1. 赵熟典刊本

此本馆藏册数不一,但皆30卷,11行22字。卷首有赵熟典序,称此本据“宋槧抄本”整理而成;次《宋史》本传;再次自序、总目;卷尾录沈序、申状。陆心源曾以野竹斋藏本校此本,认为此本似出于前者,“惟辗转传刊,讹字更多”^[11]。但此本新添讹脱几百条,并非直接录自野竹斋本。据赵序,此本细经校讎,三载刊成。且赵氏刻书精审,“每一书出,人争购之,以为毛氏汲古阁本”^[12]。其所据底本应晚出。比勘康熙以来诸抄,此本文字则更原始。如此本卷5《淫雨中偶书所见》之“岂无琅邪山”句,明抄亦作“琅邪”,清抄本多改作“琅琊”。古称“琅邪”,后世称“琅琊”^①。明代官刻尚称“琅邪”,清代官刻则作“琅琊”^②。此本《八绝诗·序》中“繇是亭台洞溪”之句,明抄亦作“繇”,清抄本多改“繇”为“由”,“繇”古通“由”^③,故其底本应为野竹斋藏本之后、康熙之前的旧抄。

除底本外,需解决的另一问题是此本与《四库全书》本的关系。由于《四库全书总目》只录版本来源渠道,《小畜集》下仅列“曹学闵家藏本”,未详何本,导致《四库全书》本底本不明^④。曹学闵为乾隆朝京卿,与赵熟典友善^⑤,且赵氏刊本于《四库全书》成书前已通行,“曹学闵家藏本”应为赵氏刊本。两本高度一致:仅此两本卷端录《宋史》本传,盖赵氏刊本导于先,《四库全书》本照录之。二者文字亦吻合,如卷7《献仆射相公》之“五年黄阁掌陶甄”句,仅此两本作“黄阁”。卷8《上寺留题》之“松杉踈瘦簇山根”句,仅此两本作“影瘦”。卷9《南郊大礼诗》之“一声雷雨破圆扉”句,仅此两本作“圆扉”。这些情况可以说明,《四库全书》本录自赵氏刊本。赵氏刊本是继黄州本后首个刻本,打破了此集五六百年来靠抄本流传的局面,显然比较重要。

2. 闽刻“外聚珍”本

闽刻“外聚珍”本即福建刻“武英殿聚珍版书”本,10册30卷,9行21字。卷首有牌记“光緒甲午增刻”,次沈氏序、作者自序,再次四库馆臣提要,再次总目,各卷前无分目。30卷后附《拾遗》,录佚文3篇:《王贄授殿中侍御史》《应诏言事》《新修太和宫记》。卷尾有孙星华跋,称此本据赵氏刊本、野竹斋藏本、宋刻配抄本整理而成。

此本因题“武英殿聚珍版”之名,向来被误解,须澄清来历。乾隆间武英殿刻聚珍版书百余种,世所罕见,底本多采自《永乐大典》,此为“内聚珍”。清廷为广其传,将“内聚珍”颁发东南几省翻刻,各省翻刻亦冠以武英殿聚珍版之名,但称“外聚珍”。其中闽刻“外聚珍”除翻刻旧本外另有增刻。福建布政使署有《闽刻武英殿聚珍版书目录及价单》,首列编修职名,孙星华为总校官。次详载增刻之书,《小畜集》赫然在列。可见,此本与“内聚珍”无涉,是福建当地增刻的新书。此集“聚珍本”“福州本”“孙星华增刻本”实为同一本。前人不明闽刻本来历,以为其源自“内聚珍”,以致将二者混淆。如《书目答问》将此集“聚珍本”与“福州本”分列,《王禹偁事迹著作编年》将“武英殿聚珍本”与“孙星华增刻本”分列,均属将同一个本子误作两本。又如《宋人别集叙录》认为此本出自内府《四库》,亦是误判闽刻本为“内聚珍”。此本后被广雅书局翻刻,版式体例皆同闽刻本,唯替换卷首牌记,删去卷尾孙星华跋语。闽刻本因广雅书局翻刻而流传更广,其来历也愈加模糊。后来的《国学基本丛书》收录的版本亦以闽刻本为底本。

(二)《小畜集》在清代的传抄

1. 二酉斋旧藏抄本

二酉斋旧藏抄本(复旦大学图书馆藏),6册30卷,无格。卷首有无名氏序,称其借抄于昆山“观卿太史”^⑥,太史之书抄自宋氏漫堂藏书。此本卷2脱《君者以百姓为天赋》,卷17脱《黄州齐安永兴禅院记》,卷22脱《起居表》《贺收复益州表》《贺胜捷表》《扬州谢上表》《请撰大行皇帝实录表》《谢弟禹圭授试衔表》《贺圣驾还京表》《谢加朝请大夫表》,卷尾仅录沈氏序,无申状。盖因卷尾“二酉斋藏书”朱文长印,导致其被误作明抄本^⑦。二酉斋有两个:一为万历年间王养虚室名^[13],一为乾隆间藏书家严蔚斋名。严蔚字豹人,号二酉,事迹见卢文弨《吴江严豹人二酉斋记》。此本仅有“严蔚豹人”“二酉斋藏书”两枚藏印,同钤于卷尾。检严蔚传世藏书,亦

钤此两印^⑩,可见此二酉斋与明人无关。此本前5卷未避“玄”字,或是误题明抄另一原因。此本行款、笔迹不一:卷1—8行款同宋刻,此部分文字与野竹斋藏本同源,略举卷5诗题几例:《黑裘》,两本作《黑云口裘》,衍“云”字,下标脱文。《闻鸱》,两本皆误作《闻鸱》。《甘菊冷淘》,两本俱作《甘菊冷陶》。卷9之后行款各异,笔迹不同,应为补抄。据卷首序,补抄部分据宋氏漫堂藏书。可见此本是在旧抄残本8卷基础上,清人补抄而成。

2.62卷抄本

62卷抄本(国图藏),8册62卷,9行16字,无格。卷首为沈氏序,次接总目,各卷前有分目,卷尾申状及谢跋皆黄丕烈后补。天头又有黄丕烈校记。此本内容与30卷本无异,唯分卷有别,系“后人妄析,无所依据”^[14]。此本不避“玄”字,亦未避明讳,时代难以遽定,但文字与明抄颇异,与诸多清本相符。如卷5《北楼感事》,三种明抄皆作“仅免寒与饥”。吕留良藏本、耘业山房抄本、江乡归氏抄本、长白熙元抄本、赵氏刊本、四库本、漫堂抄本则作“仅免寒与饑”,62卷本与清抄本相同。“饥”为饥饿,“饑”为歉收。《说文·食部》:“饥,饿也。”又云:“谷不熟为饑。”此处当以明抄本“饥”为正。又如《淫雨中偶书所见》,明抄皆作“山禽忽飞下,长嘴啄深窟。”二酉斋藏本、耘业山房抄本、江乡归氏抄本、长白熙元抄本、经钜堂抄本、赵氏刊本、四库本、漫堂抄本作“山禽忽飞下,长嘴啄深窟”。62卷本亦作“山禽忽飞下,长嘴啄深窟”。“嘴”本义为鸱鸢毛角,引申为鸟喙。《说文·角部》:“嘴,鸱旧头上角嘴也。”段注云:“角嘴,萑下云毛角是也。……毛角锐,凡羽族之味锐,故鸟喙曰嘴。”此处当以明抄本的“嘴”为正。

全书无抄录者序跋,不知所据何本,但保留了野竹斋藏本的误字。如卷5《八绝诗·序》之“立宝应寺”句,野竹斋藏本误作“廊应寺”。《官醞》之“榷酷夺人利”句,野竹斋藏本误作“推酷”。《甘菊冷淘》之“经年厌肉梁”句,野竹斋藏本误作“肉梁”。以上处此本皆同野竹斋藏本。综上,此本盖清初顺治间抄本,与野竹斋藏本同源。天头有黄丕烈校记,据校记可知黄氏校勘此本经年数度,且谨慎从事,保留旧字,凭校记不仅能了解别本面目,亦可助益版本关系研究,比一般清抄更具价值。

3.漫堂抄本

漫堂抄本(国图藏),8册30卷,10行22字,蓝格,四周单边,白口,双鱼尾,版心下有“漫堂抄本”字样。首为沈氏序,次总目(仅列卷次文体,无篇数),再次正文,各卷无分目。“漫堂”为清初名臣宋荦之号,宋氏50

岁时始自号“漫堂”,则此本应抄于其后。此本分卷起讫与62卷本前30卷同,诗文数量仅有足本2/3,共计诗364首、文52篇,较足本少诗62首、文180篇,且原文句下作者自注皆被删去。此本与62卷本衍文亦一致,如卷1《籍田赋》之“今王道行亦,王籍修矣”句,两本俱作“王籍又修之”,衍“又”字。“亦小臣勤拳之至也”句,两本俱作“之至意也”,衍“意”字。“其词曰:十四年兮帝遐业”句前,两本均衍“敢以俚言陈焉”句。以上处别本皆无衍文,则此本应出自62卷本。

4.耘业山房抄本

耘业山房抄本(配田雯抄本,国图藏),4册30卷,前3册(卷1—23)10行21字,无格,版心标“耘业山房”。首录沈氏序,次总目,各卷无分目,卷18脱《与冯伉书》。此部分“玄”字缺笔,且有康熙间藏印^⑩,应抄于康熙朝。此本沿袭了野竹斋藏本误字,如卷13《还杨遂〈蜀中集〉》之“归来朝责作主簿”,野竹斋藏本误作“贵作”。《江豚歌》之“天意为霖不忤汝”,野竹斋藏本误作“不忤汝”,类似讹字此本照录。第4册(卷24—30)以田雯抄本配补,11行24字,无格,卷前有分目。各卷末落款“弇曲田雯手抄”,卷尾钤徐乾学“传是楼”朱方。此部分行文遇宋帝空一格,文字亦同野竹斋藏本。如卷30《著作郎赠国子博士鞠君墓志碣铭》之“宰相范鲁公”句,野竹斋藏本误作“苑鲁公”。《故泉州录事参军赠太子洗马墓志碣铭并序》之“专以制劾为职”句,野竹斋藏本误作“制效”。《监察御史朱府君墓志铭并序》之“举主中书令名衔”,野竹斋藏本误作“中书令”。以上处此本亦误。

5.江乡归氏抄本

江乡归氏抄本(国图藏),4册30卷,10行21字,黑格,版心标“江乡归氏藏本”,卷中有康熙间藏印^⑩,文中有曹炎校记。此本体例、行款皆同耘业山房抄本,卷18亦脱《与冯伉书》,卷中有康熙间钱陆灿、钱曾等人印鉴。此本与耘业山房抄本十分接近,但更添脱讹。如卷4《五哀诗·故国子博士郭公(忠恕)》之“古文识蝌蚪”句,此本脱“古”;《对雪》之“相聚歌时瑞”句,此本脱“瑞”;《金吾》之“龙钟头似雪”句,此本误作“龙种”;《送朱九龄》之“优游从所欲”句,此本误作“慢游”,盖此本晚出。卷中有曹炎校记,或录别本版式,或补阙文,或正讹误。

6.蒋继轼抄本

蒋继轼抄本(国图藏),6册30卷,11行22字,无格。首作者自序,次沈氏序,再次总目,每卷前有分目,30卷后有附录(录黄州申状、谢氏跋、作者

传)。卷尾有蒋氏跋,称此本抄自无锡华希闵抄本,后以舒木鲁氏抄本补正,卷首自序及总目、卷尾本传及谢跋底本原无,皆蒋氏后补。可见此本为蒋氏综合两本整理成的定本。此本行款、每页起讫文字同野竹斋藏本,文字则兼具野竹斋藏本与小草斋抄本特点。以卷5《射弩》诗句为例:野竹斋藏本作“□□白玉鼓”,小草斋抄本作“笑拥白玉妓”;野竹斋藏本作“料与□□□”,小草斋抄本作“料兵如转丸”;野竹斋藏本作“啼念□□□”,小草斋抄本作“痛念边事艰”。前者相较后者,既有脱文又有异文。蒋氏抄本文字同野竹斋藏本,但补足脱文,这三句分别作:“笑拥白玉鼓”“料与如转丸”“啼念边事艰”。应是蒋氏先据野竹斋藏本系统的本子抄录,后据小草斋抄本系统的本子补足。故华希闵抄本应出自野竹斋藏本,后参之舒木鲁氏抄本应出自小草斋抄本。此本后经翁同书校跋,天头偶有翁氏校记^②。

7. 吕留良旧藏抄本

吕留良旧藏抄本(国图藏),4册30卷,10行20字,无格。首作者自序,次正文,每卷无分目,卷尾录沈序、谢跋,其行款体例皆同小草斋本。此本有吕留良父子藏印^②。宋刻配抄本中,吕氏补抄仅卷5《归云洞》、卷27《甘露降太一宫诗》两处“玄”字缺笔,其余“玄”字皆不避。而此本“玄”字皆避,或缺首画(如卷1《园陵犬赋》),或缺末笔(如卷3《寄陕府南溪兼简孙何兄弟》),或改“玄”为“元”(如卷21《谢御制重午诗表》)。盖吕葆中补抄于康熙初,时人未习圣讳,此本稍晚,避讳已严。后彭元瑞以四库馆书校此本^②,行间存其朱校。

8. 长白熙元抄本

长白熙元抄本(国图藏,附《外集》),5册30卷,10行21字,无格。书衣有朱怪之题识,称此本乃“喜他拉良轩祭酒抄自国子监者,祭酒殉难后,家室荡然,藏本逸出”^[15],卷首为沈氏序、次总目(卷次下列文体、篇数),各卷无分目,卷尾附熙元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跋,述此本录自耘业山房抄本,熙元抄成后又以闽刻“外聚珍”本校之,于卷首补入自序、卷18补《与冯仇书》,并于文中以朱笔录闽刻异文。

9. 学部旧藏抄本

学部旧藏抄本(国图藏),12册30卷,8行22字,无格。首自序,次总目,正文各卷无分目,尾附沈序、申状及谢跋。谢氏跋语为小草斋抄本特点,则此本出于其后。全书仅首页正中钤“学部图书之印”左满右汉朱文大方印,别无他印。然学部与其藏印均为晚清之事^②,此本应晚出。

10. 经钜堂抄本

经钜堂抄本(国图藏),10册30卷,9行21字,绿格,左右双边,边栏外有“经钜堂校录”字样^②。此本首录沈氏序,次接正文,无总目,各卷亦无分目,卷尾录黄州申状。此本脱页同天一阁藏本,虽脱讹极多,但因被《四部丛刊》初印本收入,亦为近代通行版本。

结 语

综上所述,《小畜集》版本流传情况如图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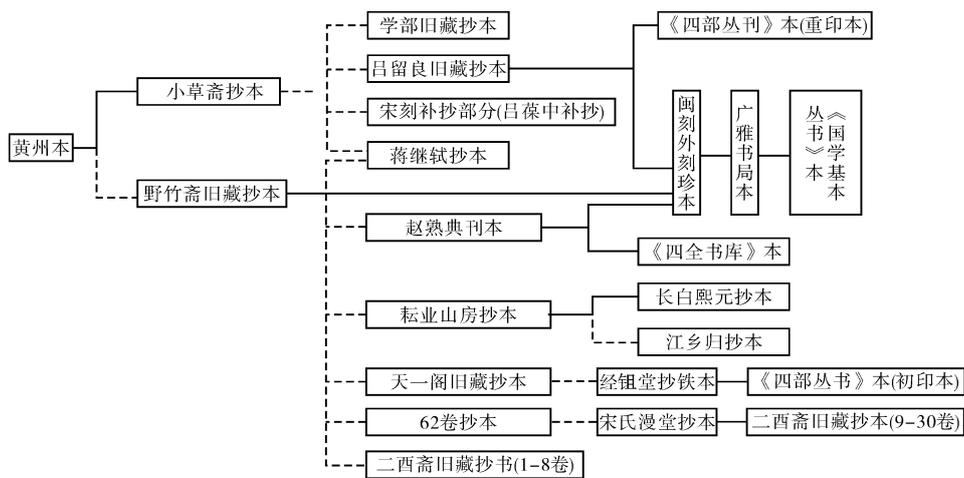


图1 《小畜集》版本源流图

(注:实线表示版本间为直接传抄或传刻关系;虚线表示二者具备源流关系,但不确定为直接传抄关系)

《小畜集》结集后应有北宋刻本,早已散佚,南宋 黄州刻本为后世祖本,明代分化为野竹斋藏本系统和

小草斋抄本系统。前者更庞大,后世重要传本多出于此。此系统并非直接出自宋刻,可靠程度不如小草斋抄本,但因赵氏刊本、经钜堂抄本分别被《四库全书》《四部丛刊》(初印本)收入,流传较广。小草斋抄本略晚于野竹斋藏本,规模亦远不能及,但其直接录自宋刻,更接近日本原貌,版本价值应被充分重视。

注释

①林通有《读王黄州诗集》(见《林和靖集》卷3),据李一飞《林通早年行踪及生卒考异》(《中国韵文学刊》2000年第6期),林通生于乾德六年(968年),比王禹偁小14岁,二人无唱和交往事迹。②事见《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51绍兴十四年三月庚辰:“诏诸军应有刻版书籍,并用黄纸印一帙送秘书省。”③《中国善本书提要》《中国古籍版刻辞典》《宋人别集叙录》《中国古代诗文集要(宋代卷)》均著录为“野竹斋抄本”,认为此本出品方为沈与文之野竹斋。④此本卷首有“野竹家”椭圆朱印,“繁露堂图书印”朱长,卷中又有“姑徐山人”“沈与文印”“吴郡沈文”“辨之印”四枚白方。⑤见《静嘉堂秘籍志》卷首“点校说明”。⑥叶向高(1559—1627),字进卿,号台山,福建福清人。万历十一年(1583年)进士,官至礼部尚书、东阁大学士。《明史》卷240有传。⑦此文《小畜集》未收,见于《宋圣文选》卷7,又见于《国朝二百家名贤文粹》卷88。⑧见《宋会要辑稿》选举一之二:“(太平兴国)八年正月七日,以中书舍人宋白权知贡举,……合格奏名进士王禹偁以下若干人。”⑨如李白《赠从弟南平太守之遥》:“承恩初入银台门,著书独在金銮殿。”《朝下过卢郎中叙旧游》:“君登金华省,我入银台门。”白居易、贾至等词臣诗文中亦常见此典,不赘举。⑩可参见《群园藏书经眼录》卷13。⑪“邪”本义为地名。《说文·邑部》:“邪,琅邪郡也。”三国前史料均称“琅邪”,唐代修《晋书》、宋代修《资治通鉴》亦作“琅邪”。⑫“琅邪”见万历监本《元史》16册卷58《地理志》第26页(国图藏);“琅琊”见乾隆内府本《大清一统志》68册《沂州府》第1页(国图藏)。⑬《经典释文·释水》:“繇,古由字。”《说文通训定声·孚部》:“繇,假借为由。”⑭《四库》本所据何本,以往均为推测,《宋人别集叙录》称“《四库总目》著录曹学闵家藏本,揣《提要》之意,当即赵刊本。”《中国古代诗文集要·宋代卷》称“《四库总目》著录曹学闵家藏本,疑即赵刻本。”⑮曹学闵(1719—1787),字孝如,号慕堂,山西汾阳人,乾隆十九年(1754年)进士,官至内阁侍读学士。事迹见翁方纲《曹慕堂小传》(《复初斋文集》卷13)。曹学闵曾为赵熟典诗集《志仁堂诗》作序,称彼此性情既投,议论尤合。⑯“观卿太史”似为徐乾学之子徐骏,号观卿,昆山人,康熙五十二年(1713年)进士。⑰复旦馆藏目录著录此本为“明抄本,1函6册”,《现存宋人别集版本目录》《中国古籍总目》

亦误题为明抄。⑱严蔚旧藏明抄本《纬略》(国图藏)、旧藏宋刻《严州图经》(静嘉堂文库藏)均钤有此两印,与此抄本藏印相同。⑲此本卷首有“东吴席氏珍藏图书”朱长,系康熙间席鉴藏印。见叶昌炽《藏书纪事诗》卷4“席鉴玉照”条。⑳此本总目处有钱曾“虞山钱遵王藏书”朱长,第3册卷首有“乾坤一草亭”白方,系钱陆灿藏印。可参见《常熟藏书印鉴录》,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2002年版,第15页。㉑据天头朱校,翁同书曾以《宋诗钞》《宋文鉴》《古文渊鉴》等校此抄本。㉒此本自序处有“吕晚村家藏图书”朱长,为吕留良(号晚村)藏印。卷1首页有“毅中私印”“东莱吕氏明农草堂图书印”两朱方,分别为吕留良次子吕毅中、长子吕葆中(室名“明农草堂”)藏印。㉓此本卷首自序后有彭元瑞题识,称曾以四库馆书校此本。彭元瑞为四库馆副总纂,所参校馆书当为赵氏刊本。㉔学部成立于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其藏书印更晚。张之洞于宣统元年(1909年)奏请铸学部藏书印,事见《张文襄公年谱》卷10“宣统元年条”。㉕经钜堂主人倪模(1750—1825),字迂存,嘉庆四年(1799年)进士。

参考文献

- [1]王禹偁.小畜集序[M]//小畜集.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
- [2]刘頔.赠兵部侍郎王公墓志铭[M]//彭城集.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494.
- [3]丁福保.清诗话[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63:416.
- [4]河田黑.静嘉堂秘籍志[M].杜泽逊,点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1279.
- [5]陆心源.韶宋楼藏书志[M].许静波,点校.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6:1294.
- [6]谢肇淛.小畜集跋[M]//王禹偁.小畜集.北京:国图藏小草斋抄本.
- [7]叶德辉.书林清话[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206.
- [8]徐焘.谢在杭千字文草帖跋[M]//红雨楼题跋.沈文倬,点校.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3:86-87.
- [9]谢泉.谢幼槃文集题识[M]//瞿启甲.铁琴铜剑楼藏书题跋集录.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265.
- [10]骆兆平.新编天一阁书目[M].北京:中华书局,1996:326.
- [11]陆心源.明抄小畜集跋[M]//仪顾堂书目题跋汇编.冯惠民,整理.北京:中华书局,2009:155-157.
- [12]曹学闵.志仁堂诗序[M]//赵熟典.志仁堂诗.北京:中国社科院文研所藏爱日堂刊本.
- [13]瞿冕良.中国古籍版刻辞典[M].苏州:苏州大学出版社,2009:2.
- [14]傅增湘.旧抄王黄州小畜集跋[M]//群园藏书题记.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650.
- [15]朱怪之.小畜集题识[M]//王禹偁.小畜集.北京:国家图书馆藏长白熙元抄本.

The Edition System of Wang Yucheng's *Xiao Xu Collection*

Hou Jia

Abstract: Wang Yucheng was the pioneer of the poetry innovation in Northern Song Dynasty, who compiled 30 volumes of *Xiaoxu Collection*. The Huangzhou publication in the South Song Dynasty was the inaugural edition. It was roughly divided into two systems in the Ming Dynasty: Yezhuzhai collection and Xiaocaozhai collection. The former was earlier and was the origin of more important copies. The latter was recorded from Huangzhou edition, and closer to the original. In the Qing Dynasty, Lv's supplement edition and Zhao's edition were from Xiaocaozhai and Yezhuzhai respectively, and became popular editions because they were collected by *Siku Quanshu* and *Sibu Series*. The Fujian's Juzhen edition combined the two systems and was more reliable in words.

Key words: Wang Yucheng; *Xiaoxu Collection*; edition; textual research

责任编辑:采薇